

史諾雷斯 (Snorlax)

野生的總醫師出現了！

「你們誰要先回答，為什麼這個病人插管了，血氧還是拉不起來？」
總醫師使出了「案例討論」，首當其衝的醫學生 A 該怎麼做？

直接戰鬥 尋找代打 使用道具 ▶ 轉身逃走

學生們晨會都被規定坐在最前排，不能逃走！
同樣坐在最前排的醫學生 B，你的選擇會是？

直接戰鬥 尋找代打 ▶ 使用道具 轉身逃走

醫學生 B 翻開「小麻」(麻州總醫院內科手冊)，假裝自己正在找答案。
旁邊忘記帶書的醫學生 C 又該怎麼辦？

直接戰鬥 ▶ 尋找代打 使用道具 轉身逃走

就交給你了！組內最聰明的醫學生 D！
被 C 推上前的 D 一臉錯愕，但已經沒有其他選項能選：

▶ 直接戰鬥 尋找代打 使用道具 轉身逃走

「是不是 endo 插太深，One Lung 導致氣胸或肺塌陷？」
攻擊見效！只見總醫師秀出病人的 X 光片，右下肺葉的確是有氣胸存在。
不過照片也顯示氣管內管的位置正確，代表氣胸是其他原因導致。
「那個在翻小麻的，你來判讀一下，這張 X-ray 上頭還能看到什麼？」
醫學生 B 被強制拉入戰鬥。只見螢幕上的胸部 X 光片是在急救時候照的，
不僅角度偏斜、曝光過強、各種管線交雜在上頭，氣胸的陰影也讓判讀難度大
幅增加。從上看到下再從內看到外後皆看不出個所以然，最後只好虛心回答說
我不知道。

「怎麼？看這麼久了，沒注意到左側肺葉的充氣現象嗎？」滑鼠游標繞著螢幕下方，總醫師說：「你瞧！同樣是肺紋路減少，但跟氣胸整個都消失相比，這反而是肺氣腫的表現啊！」

而後總醫師解釋，說這病人本身有慢性肺氣腫的病史，也曾多次氣胸發作，肺泡組織和一般人相比明顯脆弱不堪。這次送來醫院，又因肺炎惡化導致急性呼吸衰竭，接受緊急插管，呼吸器的通氣壓力未經調整便直接將氧氣打入肺內，這才導致插管後氣胸的發生。

「但你們又是怎麼一回事？」話鋒一轉，總醫師又說：「從剛剛問到現在，竟然沒有人問我，病人過去有什麼 history？連病史詢問這種事都做不好，以後還有誰敢給你們照顧病人？」

來不及做回應，總醫師便追問大家，急性低血氧的鑑別診斷分別有哪些？該怎麼排除？A-a DO₂ 該怎麼計算？V-Q mismatch 和 Shunt 又該如何區別？兩者定義有哪些相同與相異？其提問速度之快猶如皮卡丘電光一閃，目光尚未捕捉身影之際便已被湊近至眼前，緊接而來的電擊無不把在座醫學生們都電的焦頭土臉，學習興致也與睡意一同煙消雲散。

每次晨會最難受的，大概就是這種氛圍吧！只要坐在最前排，都不得不低下頭，就怕和負責主持的總醫師或主治對上眼，強制進入戰鬥。即便事前知道對面清一色帶的都是電氣系，但身為一介醫學生，可沒有什麼避雷針特性能夠免疫，只好祈禱當日主持人心情並非下雨天，就算是打雷也不會有必中效果。偏偏不久前，為了提升門診業績量，院長把上午門診往前 30 分鐘開始，等於是變相規定全院所有人都得早起開晨會。於是現在晨會一開場，主持人便會拋出一個沒頭沒尾的問題向我們施放電氣場地，回答稍有不慎，十萬伏特的起床氣緊接而來，再簡單的問題都會害我們陷入麻痺狀態，只能在心裡同武藏小次郎一樣，直呼好討厭的感覺。

但這些也不過是開胃菜。

「輪到你了，丁醫師。」將座椅向後退，總醫師說：「來跟大家報告一下，昨天晚上來了哪些 new patient？」

巨大身軀抖動了一下後從座位站起，只見被叫上前的 R1 學長眼袋浮腫、眼圈濃厚、法令紋深邃，一副就是被睡覺剝奪的模樣。提著紅色珍珠椅走經過我們身旁時，還能看見他在口罩下猛打哈欠，但轉身面對師長時連一點氣都不敢喘息，就怕惹誰不開心。拿起昨晚入院的病人清單，上頭寫滿各種或紅或藍或黑或綠的原子筆筆跡，全是他昨日大夜犧牲睡眠所趕製出的筆記。在開口報告前，還不忘用那充斥著血絲的眼眸快速瀏覽過一遍，就怕有什麼主訴、診斷、數據或影像報告被自己遺漏，直到總醫師輕咳一聲作出催促，這才擦掉從額頭沿著人中流淌下來的汗水，開始講述：

「昨天進來的 new patient……首先是曹女士今年 46 歲，她——」

「等一下！」

台下有人打斷。一位主治手滑平板，頭沒抬起來看學長，便說：

「一開始先講，總共進來幾個病人？急診幾個門診又來幾個？這種小事還需要提醒嗎？」

「啊……不好意思，昨天晚上一共入了 11 床，都是急診簽上來的。第一位曹女士，46 歲，主訴是發燒，她說自己一個禮拜前開始食慾低下一一」

「食慾低下是有多低下？」另一名主治開口，眼睛同樣是盯著手機，說：「有影響到體重嗎？還是她有量自己腰圍縮小多少？」

「沒……沒特別問這部分。」學長說：「但她有說，之前可以吃完一個排骨便當，但最近只能吃一半。」

「吃一半？那她是飯吃一半？菜吃一半？還是排骨只能啃一半？」

「這個……不用去問這個吧？」

「什麼叫『不用去問』？」抬頭即是凌厲目光，那名主治說：「都多久了，還在聽病人說什麼就跟著講什麼，你是當醫生還是當記者啊？」

「那個……就是去問病人最近有哪些不舒服，她提到自己吃不下這件事，所以才一一」

「所以才怎樣？」又有一名主治發言。只見他身子往摺疊椅椅背一攤，說：「身體不舒服，影響到食慾很正常啊！難道有嚴重到脫水嗎？對了，你 PE (Physical Examination, 理學檢查)有沒有做這部分的評估？」

不等學長開口，主治便要求把入院病歷調到投影幕上，只見理學檢查一欄並未紀錄脫水的相關表徵。

「看！你自己也都沒寫啊！還是你要承認，你這內容就是套模板進去的，連改都懶得改？」

「這個，那個，我……」

還來不及做回應，又有主治發言，說病歷上頭有哪些文法用詞出現錯誤，問學長到底有沒有認真寫病歷？面對師長們一連番追問，學長焦急地搔弄自己稀疏的後腦勺，一句話都講不清楚，唯獨斗大汗珠不停從高髮線的額頭冒出，在投影機的冷光照耀下閃閃發亮。要不是坐在最後面的主任開口，說看診時間快要到了，要學長趕緊把剩下的病人重點報完，恐怕各位師長們都不會收手，還想繼續追打那些瑣碎細節。

這個時候，坐我隔壁的同學用手肘頂了頂我。只見他打了一串文字在手機螢幕上：

「野生的波波被電擊命中要害，效果拔群！」

我哇了一聲，差點就要白了這 Pokemon 宅一眼。連這種事情都能套寶可夢遊戲來講，實在受不了。不過回頭看學長報告結束時仍舊畏畏縮縮的模樣，我也不禁感慨，果然飛行系怕的就是電氣系啊！尤其是種族值不過 251 的波波，

能活到現在也是不簡單。

畢竟 **Pokemon** 的圖鑑是如此介紹的：波波，小鳥寶可夢，性情溫馴，不善於戰鬥，遇見敵人也只會潑沙子逃走，所以遇到兇殘的對手，或是屬性不利的電氣系，一旦逃不掉自然是任人宰割。不過如此弱小的波波，如今卻廣泛出沒在各家醫院間。

某種程度來說，可以算是全球化的影響？自從二十一世紀，東歐各國掀起脫俄入歐的浪潮，紛紛加入歐盟之際，負責國際留學的買辦商人們也從中嗅到了商機。由於臺灣醫師法規定，持有外國學歷者報名醫師國考，需先經過學歷甄試篩選，然而醫療發達國家例如美國和歐盟並沒有限制，於是買辦們便趁機推銷東歐醫學系的「國際班」名額，鼓動有錢人家長把孩子送去留學，回來當醫生，於是以波蘭醫學院為大宗的「波波」就此誕生，僅僅數年便超過七百人前往，儼然成為全國最大醫學系。

如此行徑自然受到不少反彈。就像火箭隊被指責不用寶貝球而用網子捕捉 **Pokemon** 一樣，不少人批評這些波蘭醫學生只是鑽法律漏洞走後門，程度遠遠不及正統的本土醫學生，因為這些傢伙在台灣可是重考多年都考不上醫學系。網路上更有人爆料，說這些「國際班」根本就是和買辦合作，只要有錢便可以入學，所謂的測驗也是走形式而已，甚至連英文檢定都不需要。即便進去之後被當掉，只要課金就可以補考，考卷還是寫同一份，從此為這些「波波」貼上花錢買學歷的標籤。

面對這些辱罵，波蘭醫學生自然也有話說。他們提出國際排名來證明波蘭醫療教育的品質，並表示當地入學測驗是多方面評估，與台灣教育只憑成績高低論優劣的陋習不同，更能培養出具有人文素養的醫學人才。此外，他們還反駁，說台灣醫學系只是入學困難而已，畢業幾乎沒有門檻，平時也是靠共筆考古來應付考試，有什麼資格說他們差？如此言論自然引來更多的攻訐，有人就在網路上公開這些波波醫師荒腔走板的治療行為，比如開藥只會開普拿疼、心電圖 X 光不會看、重症病人敗血性休克還用門診抗生素治療，根本不把人命放心上。轉眼之間，「波蘭醫生」成為了蒙古大夫的同義詞，有人甚至向教育部提案，希望該詞彙也能與三隻小豬一同列入新修訂的成語大辭典裡，只是最後不了了之。

在有衛生署官員公開表示，考慮修改醫師法之後，波波爭議迎來白熱化。立法院公聽會上，波蘭醫學生的家長們哭訴，說本土醫學生只懂造謠與抹黑，還在網路上公布他們孩子在醫院的個資，根本是在侵犯隱私。他們還端出醫界大老的社論，直言不論波蘭台灣，只要能通過醫師國考就是合格的醫師，所謂的學歷甄試不過是把外國人才拒之於外，在台灣外交飽受打壓的窘境下無疑是自縛手腳。波蘭醫學院的校長們接到消息，也飛來台灣拜訪各主事機關，說明自己學校的訓練合乎國際標準，接納他們才是同世界接軌。雖然針對國際班的教學內容與波蘭當地班不同等質疑皆含糊回應，卻還是再三強調，自己學校是好學校，有不少知名學者皆畢業於此，不需要擔心。

於是當立院宣布，不會把醫師法修法納入議程之際，錯愕與憤慨終究爆發在本地醫學生的社群之中。為了防止醫療被破壞、為了守護醫界的和平，認為自己在貫徹愛與真實的本地醫學生便串聯起來，表示要上街頭抗議，逼迫政府正視他們的意見。

那或許也是台下師長們對學長如此苛薄的一大原因吧！畢竟他們就是當年走上街頭的醫學生。記得導生聚餐，帶我們這組的導師一提起那場遊行，雙瞳孔閃閃發亮，語氣神情異常興奮，完全忘了自己稍早還在抱怨健保核刪害他損失多少收入。他說遊行前一天，他召集班上同學在宿舍地下室做抗議文宣，其投入程度不下大一新生忙碌於社團成發，都忘了兩天之後還有病理學考試，天一亮就身穿白衣繫頭巾，帶著五顏六色的珍珠板到遊行集合點的自由廣場。那時廣場上已經先聚集一群人馬，正是他在花蓮與高雄讀書的高中同學。為了參與這場盛事，他們還特地包車上來。

「速修法、保健康！」

「抗特權、跟我走！」

高舉擴音器，走在隊伍前方的活動召集人率領群眾宣誓口號。雖然在多年之後，他將陷入猥褻、侵占公款與賣葉黃素斂財等爭議，然而當時被稱作公民醫師的他無疑是最耀眼的存在。就連講述此事的主治也承認，當初自己不懂事，一度受其感召，差點畢業後不當醫師也去搞社會運動，但最後被自己父親拆椅凳木腳給他打消念頭，直至如今仍心有餘悸。

但那無疑是台灣公民運動歷史的一頁。僅僅不到一周的籌備時間，與純粹依賴網際網路的隔空號召下，兩千多名醫學生在西元 2009 年的 5 月 31 日穿著白衣上街遊行，總計超過十一所醫學院校連署參與。台灣醫學生第一次擺脫掉書呆子與考試機器的刻板印象，相信自己正實踐上醫醫國的真理。當立法委員收下十萬名網友的聯署書時，每位參與者都認為自己達成了目標，因為遊行後考選部便公告，暫緩寄發波蘭醫學生的國考准考證，未來新入學的波波也不得報考國考。這讓他們相信，自己已經成為穿梭在銀河之間的火箭，與他們衣著同樣亮白的明天正等著他們。

「那真的可以說是『青春』啊！」臉頰紅潤逐漸褪去，又回到那張與健保糾結的慘白面容，那名主治說：「還不知道政治是如何運作的青春。」

不到兩個月，政策再度大轉彎。波蘭醫師理事會率團拜訪，請求政府暫緩修法，波蘭醫學生們也提出要求，應該傾聽他們的聲音以示公平，於是考選部便挑選十名波蘭醫學生代表，回來報告當地教育現況與自己的學習心得，而後便宣布，基於信賴保護原則，提交完整學籍資料的波蘭醫學生可以參加國考。即便本地醫學生們再度聚集抗議，監察院也先後對衛生署和教育部提出糾正，表示波蘭醫學院留學一事確實受到買辦仲介的操作，新入學的波蘭醫學生仍然不用接受學歷甄試的篩選，回國後只需補上半年至一年的實習時數便行，而後延續至今。

於是晨會輪到 R1 學長上台報告時，主治們似乎是懷抱當年的遺恨來批罵，

即便晨會結束仍不甘願，查房也都自帶威嚇或壓迫的特性，只要學長回報 data 有誤，便直接在病人面前糾正，絲毫不留情份。即便有病人幫學長說話，表示指導住院醫師不需如此苛責才對，再說學長平時也是蠻用心照料他們，可以多給點肯定，但師長們聽完也只是微微一笑，後用力抵緊自己的下巴，語重心長地講述醫學這條路，就是和死亡搏鬥的道路，他們會對學長如此要求，也都是為了各位病人好。

「你要記得啊！丁醫師。」露出萬分悲愴的表情，主治說：「病人的生命是一點錯誤都不能容忍的，無論你家多有錢都買不回來。」

而病人聽完後也總是心存感激，感激自己能被如此重視病人生命的主治所照顧。

只是晨會提早舉行後，學長被罵的次數明顯增加了不少。畢竟一大早就要起床來醫院，還無法算進勞基法工時提早下班，根本是在壓縮自己睡眠時間，很容易便因為一時的恍惚而回答錯誤，慘被抓把柄。為了讓自己保持專注力，學長便在白袍口袋裡塞一包咖啡嚼片，只要睡意一冒出就拿出來吃。那嚼片可不是超市裡頭賣的那種，添加一堆奶精白砂糖和麥芽糊的咖啡糖，而是真正的高濃縮咖啡因製品。我就曾經嚐過一次，真的是有夠苦的，比喝黑咖啡還苦，刷牙漱口後還得刮舌苔才比較好受。學長說那是他從義大利買回來的，之前在波蘭就會吃這種嚼片來提神，否則泡咖啡還得花力氣去沖泡，只會壓縮他讀書的時間。

「你也知道，我英文不是很好。」拿著被主治糾正各種文法錯誤的病歷，學長說：「只能多花時間查單字，才能搞懂講義寫的到底是什麼。」

不只有咖啡嚼片而已。學長辦公桌還固定放有一瓶綠油精和 B 群膠囊罐，只要寫病歷或做簡報時感受到睡意襲來，便在人中與下眼瞼抹上一層綠油精，而後倒出三粒膠囊，一口吞下肚，拍了拍自己臉頰再繼續上工。若遇到值夜班的日子，一早就會看見學長手上拿兩罐黑咖啡，拖著步伐來上班。因為值班時除了處理各病房患者的不舒服或突發狀況外，隔日一大早的晨會，他還得報告所有新入院的患者資訊。與其睡不到兩小時就被公務機 call 起床翻身與尿尿，不如咬著牙把這 24 小時硬撐過去，還比較有時間整理病歷來降低報告時被電的機會。

這時候，我們這些搞夜間學習的醫學生就派上用場了。畢竟我們在醫院，除了幫病人抽血換藥抑或是放尿管鼻胃管以外，就是打病歷的免錢工具，誰叫我們還沒有勞工身分，醫院根本不用付我們病歷獎金。但只要和學長說一聲，願意幫他分擔病歷的撰寫與整理，學長就會掏出他那張彷彿無上限的儲值卡給我們，說樓下超商想買什麼當宵夜吃就任我們買，他請客。

「真的什麼都可以嗎？」

「拿拿拿，都可以拿！」學長說：「可以的話，就順便幫我帶兩罐 Red Bull 回來。」

雖然不曉得學長家裡到底有多大，但看他出手竟如此大方，肯定很有錢。

只是這也讓我好奇，好好的富有日子不過，幹嘛要來當醫生？況且，處在如此險惡的環境下，不是自作虐嗎？雖然曾經好幾次想要開口詢問，但一想到自己若是被反問：「那你又怎麼會來當醫師？」一時也回答不上來。要是說自己當年大考成績剛好考過門檻，就進來讀了，對方肯定會覺得我在炫耀吧！

但我還是忍不住問了。某次查房後，我問學長，為什麼要一直待在這裡？果不其然被他反問了。即便想吐槽說，用問句回答問句，不是學校老師會教的正確回應，但我最後還是坦白告知，說就是家裡長輩的期望。還提及自己當年在選填校系志願時，父母還站在自己身後監視，就是看我是否依照他們決定的排序送交出去。而學長聽完也是點了點頭。

「那你就明白我的原因了。」

不過原因不只是如此。學長把他的員工證拿給我看，只見上面的入職日期竟然是三年前。學長說，如果按照一般情況，現在在晨會上電我們的人應該會是他，只是要升任為總醫師，就必須要進去 ICU 接受急重症訓練才行。然而 ICU 的主任總是說他程度太差不讓他進來，因為充滿各種牛鬼蛇神的加護病房號稱醫院的最終教條，其壓力之大非常人所及，他若是連普通病房的工作和報告都應付不了就不要進去。加上師長們也不會特別幫他說話，所以三年過去了他都還是最初階的住院醫師。

「但不能再這樣下去了。」露出一絲苦笑，學長說：「否則我就無法跟家人交代了。」

原先我以為，學長說的是他父母，後來才知道是指弟弟。他說他還有兩個弟弟和他一樣，都是在重考班考好幾年都考不上，才被送去國外讀書的，一個在西班牙讀牙醫，另一個則在捷克讀醫學。學長說去西班牙的那個比較積極，因為一畢業就可以拿到當地執業資格，目前正在學習西班牙文，試圖留在那裏工作。然而去捷克的弟弟恐怕得和他一樣回來，只要能畢業的話。

「他就和當年的我一樣啊！」學長說：「既對解剖藥理那些科目感到頭痛，又擔心回來以後會被人排擠。」

於是在重重焦慮下，學長弟弟被當掉好幾次，一直在補考的輪迴中掙扎。學長說自己身為過來人，明白那種在人生地不熟的環境下對未來的慌亂，自己也是花了好長一段時間才適應過來。雖然他也知道，主治們對他有很多意見，但他相信只要把握好每一次表現的機會，最後還是能獲得認可。因為過去也有不少波蘭畢業的學長姐，現在都能獨當一面了，若他今年可以進去 ICU 訓練，相信也能給他弟弟帶來鼓勵。

不過我們都覺得，事情沒這麼順利。

「畢竟他那種做法，跟嗑藥沒什麼兩樣嘛！」

午餐時間在美食街玩著最新的 Pokemon 遊戲，我那個寶可夢宅同學便說：

「以為用營養飲品把努力值灌滿就行，根本忽略了，種族值與個體值打從

一開始就決定勝負。」

「哇！你這說法，跟當年大家批評，說他們程度太差才考不上台灣醫學系有什麼差別？」

「沒辦法，環境不同啊！」

單手拿起自己正在玩的遊戲機，我同學說：

「打個比方，在學校讀書，就像是你在遊戲裡面挑戰道館和四天王，只要保持決心，提升等級就能破關。可是進了醫院就像你去參加錦標賽和真人玩家對戰一樣，需要考慮的面向多太多了。只憑一股傻勁去努力，只會把自己撞的頭破血流罷了。」

「但種族值又不能代表一切。」我回道：「幾年前，不就是有個韓國玩家，靠一隻『白色惡魔』成為世界冠軍？」

那就是 2014 年的寶可夢世界錦標賽。在冠軍戰中，韓國代表朴興俊派出種族值只有 405 的白色電氣鼠帕奇利茲，面對種族值 600 的暴飛龍與班吉拉斯的聯合攻擊下硬是扛住兩次大招，反殺對手。那場比賽不僅誕生出寶可夢對戰史上的經典場面，更讓帕奇利茲贏得「白色惡魔」的稱號。一隻電氣鼠手扛隕石吃柚果的形象一度成為網路迷因流傳各地。

但我同學卻面露不屑。

「唉，你這種話，一聽就是外行人的發言。」我同學說：「當年那場比賽，也是由於規則限制，才讓帕奇利茲有表現的機會。可是現在的環境，盡是一堆逆天級別的神獸在群魔亂舞，你覺得連特殊招式都沒有的波波只靠嗑藥是能夠撐多久？」

確實如我那同學所預言。無論是咖啡嚼片、綠油精、維生素 B 群抑或紅牛黑咖啡，學長打哈欠的頻率逐漸增加，恍神的時間也開始拉長。在開晨會時，你會看到他坐在珍珠椅上，雙手交叉在胸前，身子不停向前方晃去，嘴角偶爾還會流出幾絲唾液，驚醒時便直接用白袍袖口抹去。被點名回答問題時，你能看到他的黑眼圈比過去更加深沉，額頭髮線也提高好幾公分，增加投影機亮光的反射面。之後查房，只要稍一恍惚，學長便打起盹來，結果就是被主治扯起他耳朵大喊：「丁醫師一大早是還在睡什麼？」以及後續的一連番責罵。

如此情況自然也影響到臨床工作。有好幾次，護理站打學長的公務機一直沒回應，差點就要動用全院廣播來找人，後來才知道學長是在大號的時候坐在馬桶上睡著。至於護理站為什麼會打電話找他？就是因為他開藥的種類或劑量出錯了，被警覺的護理師或藥師發現，需要他改回來。在找不到人的情況下，最後只好找在場的其他醫師協助。他們修改藥檔時嘴巴還會不停碎念，說波波就是喜歡給人添麻煩。

我問學長都在忙些什麼？他說 R1 本身就有不少報告需要準備，且為了進 ICU 訓練，他得熟讀重症醫學的教科書，好在升等考試時能順利通過，而那些科目又比一般內外科還要複雜，所以研讀得花更多時間。他說過去準備國考，至少還有外面高考補習班提供重點，如今只能靠自己，能爭取多少時間就算多

少。

我聽完後便明白我同學講的，種族值和個體值決定勝負，是什麼意思。

不過能決定勝負的，往往還是關鍵的一擊能否奏效。某一夜的六樓病房，一陣尖叫聲取代了急救廣播迴盪在醫院裡，不少人員趕往尖叫發生處的房間，就見一位少婦雙手抱緊身子蜷縮在病床一角，一見眾人出現便扯聲大喊：

「這傢伙想強姦我！」

所有人看向病房另一角，只見學長兩眼無神，呆站在換藥車旁邊，手裡還舉著沾有優碘的棉枝，在半空中揮舞，絲毫沒有注意到眾人目光。

之後我們才知曉，學長由於長期日夜顛倒而失眠，已經服用安眠藥有一段時間了。這天值班，在連續更換好幾個病人褥瘡傷口的紗布後，他實在是累得受不了，根本無法整理隔日晨會的報告，但身體躺在硬梆梆的值班床上，又睡不著，只好吃史蒂諾斯讓自己放鬆。只是一顆吃下去沒反應，就吃兩顆，而後三顆、四顆、六顆、八顆……最後竟然吃了二十幾顆才感受到睡意。可他忘記了，史蒂諾斯具有夢遊的副作用，於是意識睡著後身體並沒有跟著睡著，而是繼續推著換藥車到處遊蕩，最後跑來六樓這位病患的房間。這病患住院也只是拉肚子脫水，從急診上來吊點滴的，根本就沒有換藥的需要，然而深夜突然有名陌生男子出現在眼前，嘴巴還喃喃自語，說我要幫你換藥把身子翻過去讓我看看，自然是嚇得大聲尖叫。

但此舉無疑是給醫院惹來一大麻煩，尤其是在現今強調性別權益的社會，即便沒有實際犯意也不能當作沒事。更別說，身為醫師，竟然還濫用安眠藥，這幾乎可以算是違反工作準則了。之後晨會，總醫師按照慣例丟幾個問題出來電我們以後，突然換了一個語氣，說主治們有要事討論，其他人可以先離席，而後便把會議室的門鎖上。八成是要討論學長的處分。

「肯定是要把他趕走吧！」有人開口：「你瞧瞧，這事鬧到全院都知道了，說不定還會上新聞，他們怎麼可能放過這機會？」

「說到底，波波本就不該當醫生。」另一個人搖頭：「走後門的，出來也只會害人，現在把他趕走算是在做善事。」

「真的，待這麼多年還只是個 R1，沒那個屁股就不要佔那個位置嘛！」

聽到這些話時，我有些難過。即便我心裡也如此認為。

不過正式處分下來時，學長並沒有被醫院開除。或許是我們醫院的公關部真的是業界中的知名，不僅成功把事件壓下來不讓媒體報導，更是和病患達成協議和解。即便公告刊登出來的頭幾天，大家討論的沸沸揚揚，直說波波真是打不死的蟑螂，沒出人命就不會出事，但不到一個禮拜，話題也就轉移到其他地方去，一切風平浪靜。

唯獨學長消失在眾人眼裡，好長一段時間。

之後再次遇到學長，是在醫院的某條長廊。當他向我舉手打招呼時，我還一時認不出他來，畢竟他實在消瘦太多，彷彿是用利尿劑把水分都脫乾似的，臉上皺紋也多出不少，簡直老了快一倍。唯獨黑眼圈倒不再像過去如此深濃，那時根本像是在畫眼影。

「要不要一起喝杯茶？」學長說：「我請客。」

從庇護商店各買一杯冰拿鐵，我和學長坐在中庭花園的長椅上。若非我們兩人都穿著白袍，不認識的人看見可能以為是一對父子正在曬太陽聊天。學長說，那起事件帶給他和他的家人不少麻煩，我說看的出來；學長說，他現在都象徵性照顧一床病患，其餘都是在處理瑣碎的文書活，我說有聽同學提及過；學長說——他本來要接著講什麼的，但嘴巴張開後，好一陣子都不說話，嚥了口唾液後才說：

「我弟被退學了。」嘴角微微抬起，擠出更多的皺紋，學長說：「現在飛回來臺灣，之後得再重考一次入學測驗。」

學長說，他現在只剩下一次機會，一次能給他弟弟信心的機會，就是每月月底固定舉辦的全院病理討論會。因為出席會議的不僅有各科的主治，院長、副院長，甚至是 ICU 的主任也都會出席。若他能夠把握這次機會，好好把報告講完，那他還是有機會被大家認可。

「可是那種會議，不是都 R2、R3，甚至是總醫師才會上台報告嗎？」

「本來是這樣子沒錯。」學長轉頭過來，說：「不過事情總是有意外。」

原來這個月排定要報告的 R3 學姊因為早產的緣故請了病假，無法上台，但一時又找不到人頂替。畢竟這種大型會議注定就是要面臨師長們的集體砲轟，根本沒有誰會想上場。於是學長便自告奮勇，表明自己願意上台報告。

「過去晨會，我都是在精神萎靡的情況下報告，不管怎樣都會出錯，然而現在我有足夠的時間與體力去準備。」

但不管怎麼準備，都還是會被電啊！我這麼講，學長聽完卻笑了出來，說：

「被電什麼的，我早就習慣了。」揪緊喝完的拿鐵紙杯，學長說：「重點是讓他們看見我的決心。」

就像學長說的，為了表現出決心，他把自己所剩不多的頭髮都整個剃光，以此戒除上台焦慮時會不自主搔頭的壞習慣；為了搞清楚報告案例的放射影像與病理表現，他除了反覆翻閱書籍論文外，時不時就打電話到影像科和病理科請教，即便被人在話筒另一頭吼罵也在所不惜；為了不再被師長糾正，說英文書寫錯誤連篇，他還找了我與其他幾位同學協助校訂簡報檔案，並聽他做幾次試講。我個人是不怎麼介意，至於其他人，雖然一開始都面露反感，但在學長掏出那張無上限的儲值卡後也都願意出手相助。學長更是把大家的建議都抄寫起來，持續修改自己的報告。

很快就來到報告當天。雖然全院會議出席者本就不少，但這次的參與人數

明顯比過去多出許多，尤其一向對會議最反感的我們這些醫學生，幾乎把後面幾排的位置都坐滿，其中大多數人都是來看學長笑話。沒辦法，誰叫之前鬧出這麼大的風波，搞得人盡皆知，除了被學長找去幫忙的我和幾個人外，其他人都覺得這次報告是院方對學長的公眾處決。要不是禮堂禁止飲食，他們八成會先在樓下買好雞排珍奶，再走過來看戲。

我那個寶可夢宅同學已經先幫我佔好了位置，此刻正戴著耳機看 Youtube 影片。那影片他過去就給我看過一次，是 2000 年日本寶可夢對戰的決賽片段。那年的冠軍在僅剩一隻殘血的赫拉克羅斯，即將被淘汰的情況下，成功發動了機率只有 10% 的道具「氣勢頭巾」挺住攻擊，而後使出血量越少、威力越大的招式「起死回生」一穿三對手，逆轉拿下勝利。

「有的時候，一擊必殺不見得能打倒敵人。」摘下耳機，我那個同學說：「若到最後都還抱有希望與夢想，或許也能抵達機率只有 10% 的世界線。」

沒想到你會說這種話！雖然我想如此吐嘈，但同樣都是被學長找去幫忙的人，相信心裡也是會期待這種逆轉的劇情會再次發生。不過往禮堂前方瞧去，只見就座的師長們蓄勢待發，彷彿在來會場前就先跳了兩段劍舞，大幅提升攻擊力，身為觀眾的我們也只能暗自祈禱。

分針轉回去 12，報告時間到了，禮堂早已坐滿，但最重要的報告者學長卻一直沒現身。有些師長感到不悅，不時舉起手錶看會議延遲幾分，更督促負責主持的總醫師把學長叫來。身後也有同學傳來調侃話，說學長是不是又在亂吃安眠藥，結果睡過頭了？我一度想轉身反駁，說學長不會再犯這種錯誤的，但想了一想後還是忍了下來，畢竟這場討論會的主角不是我，而是學長，只有他才能逆轉大家的看法。

但最後出現在台上的，卻是總醫師。只見總醫師先是與前面幾位主任竊聲幾句，後再向院長副院長請示意見。一見院長揮了揮手，總醫師彎腰鞠躬後便拿起麥克風向眾人宣布：

「由於負責報告的丁偉杰醫師有要事在身，本次全院討論會暫停一次。」

要事在身？是什麼事讓他不能來報告？本來就對學長不滿的主治直接起身質疑，說學長接二連三搞出這麼多麻煩，是把醫院當什麼？此話也引來不少人共鳴，說全院討論會是如此重要的場合，豈能讓一個 R1 說不來就不來？然而院長站起來，說會議取消是他同意的，誰還有意見？眾人也只能壓抑原先醞釀好的戰意，紛紛離席。至於我和其他幫助過學長的同學們則一臉茫然，只想知道學長到底發生什麼事。

就如同巨塔下的其他流言蜚語，消息很快便傳遍全院：就在全院討論會的那一天早上，學長的弟弟自殺了，似乎是受不了家人要他再去捷克重考一次。據說學長發現時，他弟弟倒臥在酒瓶堆中，還有不少空藥袋灑落在四周，疑似是他弟弟從捷克帶回來的安眠藥。酒精加安眠藥已經夠要命了，偏偏他弟弟喝的，還是波蘭那知名的「生命之水」。

「那玩意可不是開玩笑。」曾在夜店嚐過那種酒的同學說：「96% 的濃度，

光調一小杯就會暈死人了，何況是灌整瓶純的，死意堅決啊！」

接著他就開始講述，說這種酒本身無色無味，很常就被有心人士用來誘拐女生，所謂一杯就會倒的失身酒多半都是用這種酒下去調的。而後有人問，說他是不是用過這種酒陷害別人？他便嘻嘻笑說只有朋友生日時給他惡作劇用，完全忘了自己剛剛還在談論一個生死交關的人。沒辦法，畢竟是從來不認識的傢伙，而且還是個波波，有誰會在意？

學長終於如願進去了 ICU，只是以家屬的身分進去，每天上午 10 點和下午 5 點可以各進去一次，一次一小時，可聽說他第一次進去，就在裏頭崩潰了。當學長仰賴旁人攙扶步出加護病房後，還在外頭等候區哭了好一段時間，之後便以休養名義向醫院請了很長一段時間的病假。那病假長到我畢業以前都沒再遇到過他。

隨著時間過去，大家也都習慣新的晨會時間了，但總醫師依舊扮演皮卡丘在電擊我們，而我們也在一次次電擊中體悟自己的已知之小，與醫學的未知之大。就像每個寶可夢玩家，也是從單純體驗遊戲劇情，到深入研究各種對戰技巧與數值匹配，精準衡量自己寶可夢的努力、種族與個體值，只為獲得最完美的存在。

不過有一件事似乎不會改變。有一次因病房工作需要，我去 ICU 借超音波機器。當我填寫借用單時，ICU 的護理師再三警告，說這台機器是他們單位剛換不久的，不准有任何損傷。我問說之前那台不是還可以用，醫院竟然會如此大方？對方就說這台是有人特別贊助的。

「就是那床病人啊！他爸好像和我們院長很熟的樣子，每年也都會捐錢給董事會。」

我好奇地往對方指的方向走過去，只見病床牆上的名牌寫著「丁偉 O」。

那就是我和學長弟弟第一次，也是唯一一次的見面：由於送來醫院時不僅呼吸抑制，還有嚴重的代謝性酸中毒與器官衰竭，急診醫師一度想勸說放棄，但在學長父親強烈要求下，便動用了 ECMO 進行搶救，勉強吊住性命。只是在大量灌水的情況下，學長弟弟全身水腫，整個人脹了好幾倍，就連五官也整個浮腫扭曲。至於軀幹與四肢，由於抗凝血劑的使用出現了不少瘀斑，但肢體末梢又因為 ECMO 造成的血栓堵塞，出現缺血發黑的跡象。據說下個禮拜要召開家庭會議，討論得先截除哪一隻手腳好延續生命。

然而在 Propofol 與 Fentanyl 的鎮靜止痛下，躺在床上的學長弟弟一點痛苦的掙扎也沒有，連自己身體穿刺過多少管路和留置針都感受不到。只是靜靜地躺在那裡，讓呼吸器的送氣聲取代自己的打呼聲，成了一隻沉浸在美夢之中而毫無煩憂，可以肆意打鼾的卡比獸。

(Snorlax，卡比獸的英文譯名，結合打鼾與放鬆二詞而誕生)